



The Passions
of the Mind

心灵的激情： 弗洛伊德传

[美] 欧文·斯通 (Irving Stone) 著
姚锦清 等译

真则不丑，假则不美



The Passions
of the Mind

心灵的激情： 弗洛伊德传

[美] 欧文·斯通 (Irving Stone) 著
姚锦清 等译

真则不丑，假则不美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目 录

第十章 社会弃儿	449
第十一章 “何人助我？”	495
第十二章 同仁相聚	571
第十三章 殊途同归	613
第十四章 天堂之路尚未铺平	657
第十五章 生死大战	715
第十六章 危险的旅程	785
附录一 弗洛伊德大事年表	859
附录二 弗洛伊德主要著作表	865
译后记	867

第十章

社会弃儿

雅各布·弗洛伊德于1896年秋去世，终年81岁。由于连续几次心脏病发作，加上膀胱老化，从六月起他就已衰弱得奄奄一息，西格蒙德认定父亲活不过维也纳这个沉闷的夏季了。他为父母和阿朵芬在巴登租了一幢小别墅，罗莎已经在一个月前出嫁，所以阿朵芬是留在父母身边唯一的孩子了。乡间的空气凉爽宜人，使雅各布的身体略有起色，他已能下床走动，常常在能俯瞰葱绿山谷的门廊上度过愉快的时光。

“和玛莎、孩子们一起到奥西温泉去吧，”他一再催促西格蒙德，“你也该休假了。我保证在你回来以前不犯病。”

雅各布说到做到。可是当十月下旬弗洛伊德全家返回维也纳时，老人又患了脑溢血和肠道麻痹症。

父亲临终那天夜里，西格蒙德和亚历山大守在他身边。午夜前雅各布停止了呼吸。他死后体温升高，双颊烧得绯红，西格蒙德禁不住叹道：

“瞧，父亲多像加里波蒂^①！”

^① 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袖，被视为意大利的国父之一。——译注

此刻，雅各布原来紧缩的肠子松弛了，大便拉了一床。西格蒙德为父亲洗净身体，亚历山大为他换好内衣。然后，西格蒙德走进隔壁房间，阿玛莉正在那儿等候。他用双臂搂住母亲，吻了她一下，轻声说：

“父亲死得很轻松。他勇敢地挺住了，还像往常一样了不起。”

他安排了简单的葬礼，在中央公墓的以色列人区买下一小块地，从这儿沿一条小路步行约十五分钟便可以到达墓地大门，沿途高大的墓碑上刻着各种犹太宫殿的图案。西格蒙德的住处附近有位理发师，他每天光顾，不料这天理发师却让他多等了些时候，使他没能准时出席父亲的安葬仪式。亚历山大和阿朵芬都向他投来不快的眼神。当夜，他梦见自己在一个店铺里，墙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写道：

你必须闭上双眼

第二天清晨，这个梦境再次出现。他认出那个店铺就是他每天去的理发店，墙上的牌子指的是：“人人都应该履行对死者的责任。我没有尽责，我的行为需要得到宽恕。因此，这个梦其实是排遣自责感的一个途径，而一个人的死又总是会给活下来的人留下这种自责感……”

父亲的死对他是个极大的打击。他在写给威廉·弗利斯的信中说：“老人的死通过正常意识背后的某条隐秘道路深深地刺激了我。我对他十分敬重，了解至深。他能把深刻的智慧与富有想象力的随遇而安的态度奇妙地结合起来，这对我的生活尤其可贵。其实，早在他去世之前，他的生命就已经结束了，只不过他这一死，过去的全部生活又重新在我的心中翻腾起来。”

父亲临死的时候，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情绪已经有所稳定。父亲的死与他几个月前受到的那次更为微妙的打击相比，还不算太难忍受。那一事件既是他挑起的，同时又让他受害。四月下旬，他为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学会作了一次题为《论癔症的病因》的讲演，结果遭到斥责。他对玛莎说道：“这帮死不开窍的家伙对讲演的态度冷淡极了。”讲稿及其内容遭到全盘否定，大学医学界和科研部门对讲稿中提供的例证和结论根本不予接受。学会主席克拉夫特·艾宾当时正在讲堂里主持那次讲演，他竟公开宣称：“听起来就像一篇

科学神话。”

然而，直到西格蒙德宣布，他准备把讲稿分五期在五六月《临床学周刊》上发表时，才真的惹出了麻烦。他的同事们坚决反对。引起反对和斥责的主要是他关于童年性经验和对儿童的性猥亵的那些发现。他自己曾经对这类证据也大为反感，甚至在最初的十几个病例中发现时也拒不承认。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父亲猥亵自己的女儿，或给予她们过多的性刺激呢？除了某些丧失人性的事例，譬如那个山区姑娘卡塔琳娜的遭遇，其余的根本无法相信。所以，每当他的女病人联想起童年时代这方面的记忆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医生总是设法把她们引到别的更为可信的材料中去。但是当他足足积累了一百多个病例，确凿地证实了性猥亵或某种形式的性刺激在父女和母子之间纯属普遍现象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时，他又该怎么办呢？

克拉夫特·艾宾教授的精神病诊所的一位工作人员给西格蒙德送来一张便条：弗洛伊德先生能否在这天晚些时候抽一个小时去谈谈？西格蒙德查了查预约簿，回复说他乐意六点钟去拜访。重新穿过原来迈内特教授的病房给他一种隔世之感。十三年前他就在这里做实习医生，护理过数百名就像现在一样躺在两排病床上的病人，每排有十张病床，个别床位还用绳网拦着。可他当时从未思索过这些被迈内特教授视为无可救药而置之不理的不幸生命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当时他怎么会这样视而不见呢？时至今日他们怎么能仍旧这样视而不见呢？没有必要等着这些患者死去，然后再做脑切片，放到显微镜下去寻找哪个部位的机能出了问题。根本不会有眼睛可以看清的东西！只有在这些病人的大脑活着的时候才有可能深入了解它们，才有可能在无意识的最深处追踪出究竟是什么东西发生了故障，究竟是什么样的过去经历引起了这种与任何肉体疾病一样可以致残、致死的精神神经症，这种如今导致患者只能躺在这些病床上等死的精神和情感的错乱。

克拉夫特·艾宾没有怎么改动迈内特的办公室。它看上去仍旧像个小教堂，露着桁条的屋顶下有一排高高的深嵌在墙里的小窗子。书架上摆着各种书籍，一张佛罗伦萨式写字台上镶满了梅迪奇家族的凸出的百合花族徽。克拉夫特·艾宾还搬进来一张舒适的长沙发，罩着红色的威尼斯锦缎，扶手上搁着一块写字垫板，他就是在这块垫板上不知疲倦地源源不断地写出手稿来的。迈内特去世

后不久他就占用了这个办公室，至今已有四年了。

克拉夫特·艾宾教授把新写的几页稿纸夹在写字板上，热情地微笑着起身欢迎西格蒙德。这四年来，他老了许多，一头波浪似的鬃发变得稀疏发白，甚至开始有点秃顶了；浓黑醒目、富于男性美的胡子也已夹杂着亮闪闪的银丝。但这仍然是西格蒙德见过的最威风的古罗马元老院议员般的脑袋：深陷在眼窝里的那对眼睛在浓眉下若有所思，那只挺直的高鼻子显得坚实有力，脑袋里装着第一流的大脑。像任何一位科学界泰斗一样，他态度温和，乐于助人。

西格蒙德没有注意到角落里有人在看书。瓦格纳·约雷格教授转过身来，热情地握住西格蒙德的手，几乎把他的骨头都要捏碎了。瓦格纳·约雷格仍是一副“乡下人”的模样：粗壮有力的胳膊和伐木工的身躯。西格蒙德忽然心里一沉，立刻意识到自己是被召到了德语国家最有影响的两位精神病学的代表人物面前。正如他当初所预料的，瓦格纳·约雷格已经从格拉茨大学调来接管维也纳大学两个精神病诊所中的一个。自从西格蒙德去他的办公室预祝他在格拉茨大学万事如意以来，他似乎一点也没显老：海蓝色的眼睛，剪得很短的黄头发，白皙的长方脸刮得干干净净，只留了一小撮精心修剪的唇髭。

克拉夫特·艾宾语气温和地说道：“感谢你来，亲爱的同事。噢，这儿有咖啡和点心。请坐下来放松一下。”

西格蒙德嘟哝了一句客套话，心想：“放松，我再想了，不过喝点咖啡倒是有好处的。”克拉夫特·艾宾是这样一种人，他微笑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开心，而是想让某个人——通常是惹了祸的人——安下心来。

“弗洛伊德，你的讲座并没有给你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当时没有记者在场，学会一直十分注意不给报界透露一个字。不管怎么说，学会的讲坛对一切有才华的医生开放，你在那儿也一定听到过许多怪诞的医学假想，差不多都是还没开始证明就被否定了。”

“这么说，教授先生，你是认为我的观点荒唐可笑吧？”

“同仁之间这么讲未免太重了点……”

“我这么讲可没带偏见，当初我从巴黎回来第一次作男性瘕症的讲演时，就把自己搞得有点荒唐可笑。那不过是十年前的事，但今天那个观点已经被维

也纳神经病学界接受了。后来，我在梅斯梅尔的家乡施行催眠术，又把自己搞得荒唐可笑……可你的到来以及你对催眠术作为治疗方法的信心又使我很受鼓舞……”

房间里突然寂静得让人压抑。瓦格纳·约雷格教授踱了会儿步，然后用他那伐木工的口吻说开了，每一个字都像利斧砍在白桦树上那样沉重有力：

“弗洛伊德，我们当年一起在医学院念书，又一起在实验室里共事多年，我很佩服你关于小儿麻痹症的研究。正因为这样，我才请求你：不要发表你的讲稿，否则就真的会给你带来不可挽回的危害。你会失去人们现在对你的尊敬；克拉夫特·艾宾和我都觉得你步子迈得太快，过于冒险。你应该多研究几年，积累更多的证据，检验你的假设，根除可能存在的错误。”

西格蒙德心里一阵难受。他盯着面前这两位成功者的脸，想看出点什么来。

克拉夫特·艾宾不动声色地说：“我们已经逐字逐句地分析了你的讲稿。我们坚信你的‘童年性经验’观点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它完全违背了人的本性。我竭力劝你，我亲爱的弗洛伊德，不要让你的结论超出你迄今所进行的观察可以证实的范围，这点也是你在讲演中同意的。不要背离你愿终生为之献身的精确科学的研究方法。发表不成熟的著作危害的不仅仅是你的声誉。”

西格蒙德吃了一惊，问：“我还会危害谁呢？”

“医学院。《临床学周刊》传播很广。你会给你的母校帮个大倒忙的。”

西格蒙德心里暗暗呻吟起来。他声音沙哑地问：“教授先生，我读过一些诬蔑你那本有价值的著作《性变态》的文章。当初一定也有人提醒过你不要发表这样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材料，因为其中大多数观点都是违背人的本性的，对吗？”

克拉夫特·艾宾一声不吭地站着，那张深色的脸痛苦地露出许多皱纹。瓦格纳·约雷格踱到他们中间。

“弗洛伊德，我一直隐约感到你关于对儿童的性猥亵的结论中隐藏着一个根本性错误，经过将来更深入的研究，你自己也肯定会发现的。所以我劝你暂时不要发表讲稿。你知道我们奥地利农民要是逮住犯了大错的人会说些什么吗？‘你的裤裆没扣上！’”

奥斯卡·李请西格蒙德第二天早晨在图赫劳本街下段一个餐馆同他和他的妹夫洛德维克·罗森斯坦聚一聚。迈克斯·卡索维茨所长也在场，这可是罕见的赏光。虽然相互寒暄仍和往常一样亲切，但饭桌上弥漫着阴沉的气氛，使大家无心品尝浇着红辣酱汁的土豆烧牛肉。

卡索维茨研究所的全体人员都去听了西格蒙德的讲演，但只是出席了一下表示支持，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他所讲的内容。54岁的卡索维茨教授深受全欧洲医学界的尊敬，可他也同样感到弗洛伊德正处于危机时刻，认为他要是发表了讲稿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罗森斯坦说，弗洛伊德正在汪洋大海中浮沉，能抓住的只有一根鹅毛。奥斯卡·李拿出布列斯洛的神经病专家弗洛恩德教授和萨克斯教授合著的一本新作，这本书的作者虽然只字不提弗洛伊德博士的名字，却照搬了他的《器质性与癡症性运动瘫痪》中的主要观点。奥斯卡露出若有所思的朴实笑容说：

“如果说模仿是最真诚的奉承，那么，西格，剽窃就是最狂热的崇拜：你是我们最好的儿童神经病专家；洛德维克和我知道的一切差不多都是从你这里学来的。和我们一起干吧，你可以享有坚实、稳定和受尊敬的事业。你现在的努力将使你……很快进入……医学的科学领域并得到很高的威望，何必自讨苦吃去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呢？”

在四月下旬暖融融的天气里，他缓缓地向家走去，眼睛盯着鹅卵石路面，觉得弗朗兹·约瑟夫皇帝几年前为修建环行大道下令拆除的那些旧城墙仿佛又重新竖起来把他圈住了似的。他身陷囹圄，有两个哨兵看守着他：一个是他自己的本性，不允许他在自信正确的道路上退却；另一个是维也纳医学界，不再承认他是医生了。他把同奥斯卡等人的会见情况如实地告诉了玛莎，前一天傍晚与克拉夫特·艾宾和瓦格纳·约雷格会见的情况他也同样一丝不差地跟她讲过。她的生活会受影响，但她有权知道事情的发展。

“玛蒂，这些人的心眼是好的，他们都在尽量为我着想。不过，正如克拉夫特·艾宾和瓦格纳·约雷格要保护医学院的名声一样，卡索维茨和奥斯卡也从心底不希望让儿童医院牵连上任何有损名誉的事件。”

玛莎快35岁了。安娜已有五个月大。安娜是他们的第六个孩子，生于1895年12月。他们决定不再要孩子了。她孕期的后几个月感觉不适，临盆时又是难产。不过孩子长得很好。玛莎的身体和精神直到现在才刚刚开始恢复。她那头乌黑发亮的秀发，仍旧紧紧贴在耳后；那对水汪汪的淡绿眸子仍是温情脉脉。尽管生了六个孩子，她却远远不如丈夫老得明显，西格蒙德才40岁，却已胡子斑白，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

玛莎伸手抓住丈夫的手。她产后身体恢复很慢，大部分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西格蒙德每天早晚各抽一小时给她读他们最喜爱的当代瑞士小说家康·费·梅耶^①的作品，他还在卧室里摆满了玛莎格外喜爱的仙客来花草。

“西格，你要发表那篇讲稿吗？”

“对。饭后我再最后修改一下，下午就送到《临床学周刊》去。”

“照你的同事说来，一发表就一切都完了？”

“不是完了，而是刚刚开始……开始有一片空虚来包围我……”

玛莎像个纵容孩子的母亲那样笑了笑，喃喃地说道：

“‘起初上帝造了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说，要有光……’^②”

西格蒙德吻了吻她的面颊，想道：“只有当妻子同时又像母亲一样对待丈夫的时候，婚姻才算是圆满的。”

玛莎接着说：“你常说要搬到别城市去。要是去伦敦或纽约我可能受不了，我连他们那儿的语言都不会，不过你要是想搬到柏林？”

他俯下身紧紧握住玛莎的双手。

“谢谢，我的好妻子，你愿意为我做出牺牲，不过没这个必要。这使我想

^① Conrad Ferdinand Meyer (1825—1898)，瑞士重要作家。早年因神经衰弱被迫进入精神病院治疗。代表作有诗歌《胡腾的末日》《恩格尔贝格》和小说《护身符》《一个少年的苦难》等。——译注

^② 源出《圣经·创世纪》。——译注

起了一个犹太故事：一群小贩背着货包在乡下东奔西跑，沿途叫卖。晚上他们聚在当地的客栈里吃饭歇息，把货包放在院子里。这些小贩叫苦喊冤一个胜似一个，都说自己的货包最重最难背，天下再没有第二个人背过这么折腾人的货包。一天夜里，客栈失火了，每个小贩都冲到院子里……去抢自己的货包。维也纳就是我的货包。维也纳也是我的牢房。我一定要留下来，从内部攻破这个堡垒。我的著作就是约书亚的号角：只要够响亮，堡垒就会震塌。^①”女佣端来一壶新沏的茶。“够浓的，”西格蒙德说，“可以一下平复我的情绪。这是一个遍体鳞伤、饱经磨难的自我最好的补药。”他慢慢地呷着，让热茶温润自己的喉咙。

“玛蒂，我得辞掉卡索维茨研究所的工作。自从我走进那家药店楼上指定给我的一间屋里开设儿童神经病科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年了。我花费了几千个小时，诊治了几千个儿童；为他们的杂志写过不少有价值的文章。我原来就想过辞职，现在正到时候了。”

玛莎额头一蹙。

“他们难道不会认为你辞职是出于对他们否定你的讲演的不满吗？”

“可能会，但他们也会舒一口气的。我要把辞职的日子定在5月6日，我40岁生日那天。我将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只研究精神神经症和无意识。当一个人度过了四十年这种艰苦而又动荡的生活时，他应当能够获得自由了。”他自嘲地苦笑了一下，“……就像父亲讲的那位去卡尔斯巴特没买车票的旅客在另一站又挨了一顿揍之后说的：‘如果我这身子骨还经得住折腾的话。’”

讲稿在《临床学周刊》上发表了。他在综合医院认识多年的医生们在街上见到他时连忙躲开，不跟他打招呼；他去参加医学协会召开的会议时，也没有人向他点头致意或是寒暄几句。

在维也纳，仆人的行李被谑称为“七个李子”，解雇仆人的套话是：“收拾好你那七个李子，开路吧！”如今医学院的医生们只要议论起弗洛伊德医生，就会说：“他已经收拾好他那七个李子，开路了。”原先由休尔兹主管的神经病科有一位实习医生评论弗洛伊德讲师的理论时，用了一句德国俗语：

^① 参见《圣经·约书亚记》。——译注

“不是用我的肥料养大的——不算我的孩子。”

他感到自己遭到了冷落和蔑视……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虽然他每次都咬紧牙齿忍住，但他心中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这样的呼喊：

“我是多么孤立！多么孤独啊！”

他的诊所几乎没有一个病人光顾了，好像上了黑名单似的。综合医院、卡索维茨研究所以及原先常常请他会诊的那些医生，也都不再送病人来了。

他在大学还继续开办课外讲座，专讲癔症与精神神经症，但只有四个人报名。他在星期六晚上玩塔洛克纸牌时仍受到欢迎，不过他很少去，觉得朋友们是在怜悯他。玛莎想让他放心，说奥斯卡·李和莱奥波德·科尼斯坦总不至于这样不通情理的。他怀疑迫害狂症是不是也能传染。莫非他是从自己治疗过的那位精神错乱的军官身上染上了这种病？

由于他没有机会再受到任何医学机构的邀请去讲演，而且他的讲稿一发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立刻断绝了我大多数的人际关系”，他就只好跟父亲以前的一位同事商量能否找到一些人讨论他的发现。

“我在哪儿才能找到这样一群高尚不凡的人，他们不会因为我的鲁莽而不友好地把我拒之门外？”

老人答道：“在伯耐布里斯可以找到这样的人。不过，要想组织你说的那种讨论会，我向你推荐‘犹太人读书会’的年轻人。”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大约有三十名年轻人聚集在环形大厦的俱乐部里。他们对西格蒙德所谓“人的深层本能生活初探”一无所知，对他谈论的无意识心理结构也一无所闻。但是他们听得心醉神迷，对他肃然起敬，随后还提了几个问题。这些问题表明，虽然他们的理解还很浅薄，但他们急切希望更多地了解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的理论。当他踏进伯尔格街自己的家门时，玛莎一眼就看到了他熠熠的目光，便说：

“情况良好。”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全家的近况都很顺利。住在纽约和维也纳的亲属都过得很好。宝拉的长女罗斯出世了。36岁的罗莎·弗洛伊德爱上了44岁的法学博士海因里希·格拉夫。他受过七年的额外训练后，当上了律师协会的会员。

海因里希·格拉夫具有良好的教养、第一流的智力和迅速兴隆的律师业务，又是商品法和铁路运输法的权威。他也经常在法律杂志上发表文章。自从十年前年轻的布鲁斯特从弗洛伊德家的餐桌上消失后，罗莎不曾对任何一个男人动过心，倒不是因为她还对布鲁斯特念念不忘，或是像敏娜在伊格纳茨·舍恩伯格死后那样，放弃了结婚的念头。其实，罗莎是个浪漫派，相信世上一定有个与她般配的男人。

西格蒙德作为男傧相参加了婚礼。新郎和新娘在缪尔纳街教堂的内殿圣坛下互吻之后，西格蒙德在有关法律文件上签了字。玛莎置备婚礼酒席。房间里满溢着山谷中的百合花香；酒杯里斟满了法国香槟。三点整，全体入席，约莫三十位弗洛伊德家族成员和孩子们一起坐在特别席位上。玛莎上了一道汤，接着是牛肉烧土豆加香菜，然后是精致的威尼斯甜食，一块浇着奶油的马拉考夫巧克力大蛋糕，上面覆盖着许多小小的指形蛋糕。到五点钟，新婚夫妇悄悄离席度蜜月去了。

现在只剩下阿朵芬了。因为她比罗莎小几岁，所以在罗莎出嫁前谁也没有为她的婚事发愁。西格蒙德和亚历山大互相说了心里话，阿朵芬的情况大不一样，她相貌平平，不曾有男子真正对她感兴趣。

弗洛伊德为《神经病学杂志》撰写的《遗传与精神神经症的病因》遭到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大多数评论家都采取了阿道夫·斯图贝尔的口吻，这位德国神经病专家在评论《癔症研究》时，正如西格蒙德向玛莎描述的那样，“评得很不光彩”，他对西格蒙德的治疗程序和著作表示怀疑：“我不知道这种探索最隐秘的个人私事的行为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认为是合法的，即使探索者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医生。”

讲稿在《临床学周刊》上一发表，当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污名四起，什么“内心肮脏”“荒淫好色”“色情狂徒”“海淫海盗”“伤风败俗”“不成体统”“无耻下流”“淫荡无度”“兽性大发”“医坛败类”，最后他被扣上“基督叛逆”的帽子。批评他和那些医生一样，被他关于童年性经验的材料搅得坐立不安，而这些材料是他在帮助一个又一个患者穿过层层记忆的屏障回忆起幼年时期及其压抑着的性行为时收集起来的。他已经了解到儿童们喜欢玩弄的各个性感区。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他已经记载了可以证实口唇性行为

快感的事实材料，如同他所观察到的：

“女人乳房集食色为一体。”

同时他也开始理解肛门性行为的某些含义，搞清了这种行为是何时及如何开始的，又会延续发展到哪个阶段；他的一些同性恋患者也确曾回忆起他们最初出现肛门性经验的情况。竟然有那么多青少年以为婴儿是从肛门排出来的！

在维也纳，儿童，特别是婴儿，被认为是天真无邪的、神赐的天使，在成年前对有时未免带有兽性的性行为既无所知也无感觉。现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医生不仅亵渎了父母的形象，而且玷污了纯洁无瑕、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

“难道宁可得病，毁了人的一生，也比谈论人的性本能更值得吗？”他问玛莎，当时玛莎和敏娜同他坐在一起用午后茶点。敏娜已经31岁，但仍和西格蒙德最初认识的那个17岁的敏娜一样热情活泼；她虽然不再追求爱情，也不想建立家庭，但这丝毫也没有减弱她对生活发自内心的热爱。她对玛莎而言可谓天赐的使者，在弗洛伊德夫妇情绪低沉的日子里，她简直是他们家的一缕阳光。伯内斯太太难得从万兹贝克来探望，有一次她来时，西格蒙德和玛莎请求她允许敏娜留在维也纳和他们一起住。敏娜同意了，但那是在试住了几个月之后。孩子们都喜欢姨妈，玛莎也很高兴有妹妹在身旁说说知心话，特别是在她失去了玛蒂尔德·布洛伊尔这位知心朋友以后。

敏娜发现对西格蒙德的谴责很可笑。

“他们把你当作攻击对象可算是选错人了，”她大声说，“啊，西格，要是他们知道你这个人多么循规蹈矩，恐怕就不会这么做了。连维多利亚女王都会说你是个老夫子。他们怎么就不理解你是在进行解释描述，而不是在进行宣传？不管怎么说，你并没有揭人的隐私嘛。达尔文不是说，我们是从几千个物种经过几百万年才演变而成的吗？”

“是呀，”西格蒙德答道，“如果有一个种系，医生，又复归到了最初的混沌状态中去，我一定很高兴。”

玛莎从织着的毛活上抬起眼，安慰地说：“好了，好了，亲爱的，把怒气留着向你的敌人发吧。”

父亲的死加深了他的一切苦恼，这一点他没想到，也不理解。在那以前，他孤立无援的处境多少还可以忍受，可现在已经忍无可忍。他之所以在写给威廉·弗利斯的信中承认“眼下我感到自己仿佛是被连根拔掉了”，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经历了一场极度强烈的情感危机，甚至使他一生中第一次搞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人了。他能感受到大脑里进行着一场两军对垒的搏斗：对父亲念念不忘，想让他活着，不让他埋葬在被人遗忘的墓地里，同时又挣扎着要摆脱无意识深处的焦虑、恐惧、难以名状的慌乱——它们就像黑夜中摸索着行进的飞鸟，扑打着翅膀，冲向那位软硬不吃的检察官。这场混战使他迷惑不解，变得更加内向，他那混乱不堪的感情，在大脑和肠胃之间来回冲撞。

他记起一位42岁的男患者的病例，患者父亲的死使他忧虑成疾，认定自己患了舌癌、心脏病以及广场恐惧症。患者说：“父亲一死，我忽然意识到下回该轮到我了。父亲去世前我从未想到过死，可现在我整天想着死。”

西格蒙德把歌德的一句话略作改动，用来安慰患者：“人欠天账，死则付偿。”但是，这条至理名言并没有消除那个人的精神神经症。西格蒙德分析患者发病根源的努力也告失败。

现在，当自己也陷入精神神经症的早期症状时，西格蒙德不由想道：“我们害怕的不是自己的死而是父亲的死，这是为什么？”患者的父亲和他自己的父亲都活了80多岁，而且患者和他又都是孝子。既然这样，他为什么内心还那么难受；他为什么还感到那么压抑？“我爱父亲，我尊敬他，这十年来我一直帮助供养他，他患病期间我又悉心照料他……可我为什么还摆脱不了这种内疚感的痛苦折磨呢？”

犹太教教义规定，亲人死后第一年每天都应去教堂悼念亡灵。西格蒙德没有履行这一宗教仪式。可他天天想着父亲不也就是悼念吗？

失去父亲的种种打击的直接后果是，他一想起眼前的日子就不寒而栗，

因为他已看到自己肯定会被同行和全城居民视为陌路。他再也无法忍受无人理睬的滋味。他需要从属于某个团体、某个组织，那就像是大家庭，彼此相互依靠。

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他必须回到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去。他原来就一直希望在那里度过一生的，十四年前布吕克教授考虑到这位收入不多的年轻人要结婚，所以劝他干脆私人开业，他这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愿望。现在他仍然希望一辈子从事学术研究：在综合医院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实验室，能长期给医学院的学生授课，一帆风顺地升为正教授，领导自己的系，在管理医学院的教授会享有发言权和表决权，收入虽不太高却很稳定。而且，他仍旧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私人行医和写作。

他已年过40。他在神经病理学方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足以使他获得副教授资格。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可现在一旦被任命就可以解决许多问题。这会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流医学院中重要的一员，自然而然为他赢得尊敬——在维也纳，教授资格类似于半神的地位。这当然也能结束他私人开业周期不稳的状况。自六月份他的第五篇文章发表直到十一月，他挣的钱还不够养活六只麻雀，何况这是一群能吃能喝的姑娘和小伙。尽管十二月以来他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情况也未见好转。

但是，现在提出申请是最不利的！

玛莎问：“西格，你打算怎么创造这个奇迹呢？医学院的人现在最不喜欢你，即使把你关进‘愚人塔’里也不过如此罢了。”

“我知道，”他答道，“够朋友的只剩下诺特纳格尔教授了，而这也是因为他很欣赏我为他的《百科全书》写的专稿。”

“也许你可以求他帮忙？”

“年轻时这么做还可以，设法搞一笔出国奖学金，或者谋个讲师职称。现在不行了，必须由两个正教授提名，再由六人组成的资格委员会审查我的著作情况，然后是教授会全体投票表决，再将推荐书报给教育部。这是唯一体面的方式。”

“可你是绝对体面的人物呀。”敏娜逗趣地插了一句。

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当西格蒙德几个月来第一次出现在塔洛克牌友们面前